

三  
(上)

葛清之 著

此之此山脈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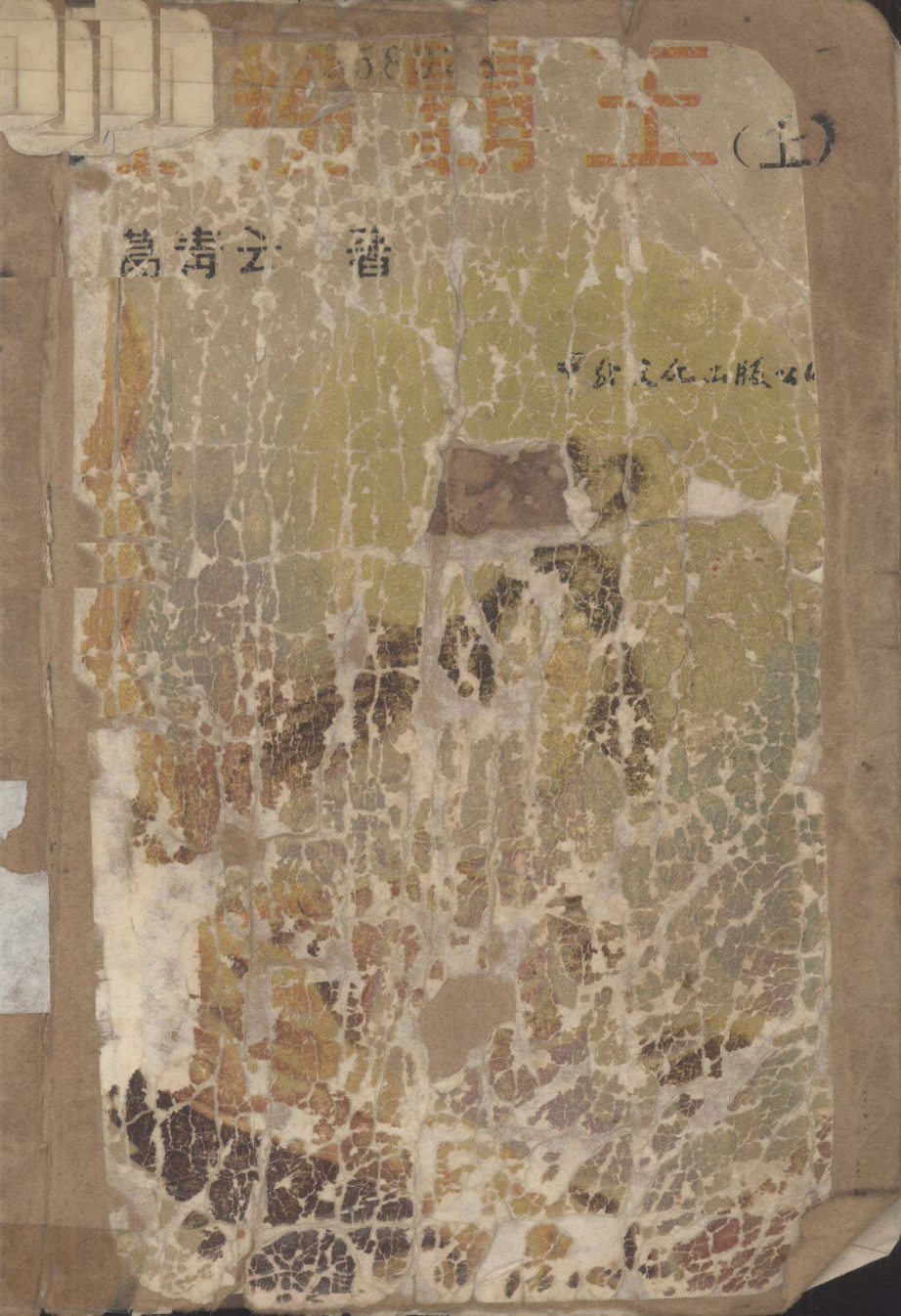
58

三

(上)

葛清文 著

此之此山脈也





“伏牛三雄”中以老二“花豹”孙鸿的性情最暴，他在冷不丁下，被对方用长鞭卷住，抖起半空，自然盛怒难遏！

目光注处，见那匹乌黑宝马背上，坐的是位红衣女子，厉声叫道：“贱婢……”

乌黑宝马四蹄如飞，本已冲出数丈，但马上红衣女子听“花豹”孙鸿的“贱婢”呼声，一勒丝缰，便自折转！

马一转向，人一回头，方看出马上人是位美绝天人的红长发少女！

“紫鹰”童健蓦然想起一人，不禁通身冷汗！

他还来不及告知“花豹”孙鸿、修蛇”邹彦二人，那红衣发少女，玉手高扬，长鞭又挥！

马回得疾！手扬得快！鞭抽得狠！

“花豹”孙鸿的“贱婢”二字，是在空中发出，但身形尚未地，虹飞鞭影，已到面前！

叭！……吭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答答答……答答答……

这是些甚么杂乱声息？

“叭”是长鞭抽中“花豹”孙鸿左颊的清脆声响！

“吭！”是孙鸿被他大哥“紫鹰”童健，点穴晕倒时，所发哼！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是红衣长发少女的得意狂笑！

“答答答答……答答答……！”是红衣长发少女的回辔蹄声！

这些声息，听来虽甚杂乱？写来则层次有序！

但其中的第二种声息，却颇令人费解！

修蛇”邹彦诧然问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不向那红衣贱婢出，手

手？反把二哥点倒！”

童健一面替那左颊上肿起一长条紫红血印的“花豹”孙鸿业拍开晕穴，一面苦笑答道：“三弟，我这种手段是搭命的唯一办法！”

邹彦变眉一蹙，尚待再问，“花豹”孙鸿业已手跳起身来，厉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甚么说法？”

童健摇手叹道：“二哥且慢暴躁，你可知道那‘乌的红衣长发女郎，是甚么身份？”

孙鸿茫然摇头，童健又向邹彦说道：“三弟，你当世武林中十七名绝世高手的那首歌谣，念上一遍！”

邹彦微一思忖，朗声念道：“人皮双煞虎皮裙，一暴君！红粉霸王乌指女，销魂鬼域是氤氲！”

童健长叹一声说道：“三弟记得这首歌谣就好，‘乌的红衣长发女郎，就是威震四海，名扬八荒的‘红粉霸王’呢！”

“花豹”孙鸿听得方才抽了自己一鞭的“红粉霸王”项小芸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！

“紫鹰”童健向“修蛇”邹彦叹道：“三弟请想，‘项小芸’的一身武功，在当世武林中，罕有敌手，也骄燥无伦！生平订有规律，凡对她初次冒犯之人，但再若有所忤，便立杀不贷，……”

邹彦听到此处，接口点头说道：“大哥所讲不错，说这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的这种骄狂性格！”

童健继续说道：“二弟适才业已骂了项小芸，才惹得她回手扬鞭，我深恐你不识此女，或不知利

出不逊，必将遭受更大伤害，甚至送掉性命！遂赶紧把你使这位‘红粉霸王’，无法对失去抵抗能力之人，更下

孙鸿一身冷汗地，摇头叹道：小弟真未想到竟遇上这位不眨眼的魔头，若非大哥眼皮子宽，应变又极巧妙，早已作了她的鞭下冤鬼！”

童健苦笑说道：“我去年曾在暗中见过此女一面，故而认得。日她在策马狂驰之下，一鞭卷起二人，并使你们皮肉劲头用得何等巧妙？二弟你应该知道遇上绝世高手，还口出不逊，几招惨祸呢？”

“龙豹”孙鸿摸着颊上那条令人疼得发抖的鞭痕，心中又愧，赧然无语！

“修蛇”邹彦向“紫鹰”童健皱眉说道：“大哥，今日虽算万幸，但我们既与这‘红粉霸王’，结下梁子，总要投个靠山，仗恃才好！”

童健想了一想，扬眉说道：“三弟说得极是，我们便投奔即将举行七旬寿宴的‘日月魔翁’金振明吧！”

孙鸿说道：“金振明是‘三魔’之一，也列名十七位绝世高内，足与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互相颉颃，自属理想靠山！我们不便冒昧投奔，却以何物作为进身之阶呢？”

邹彦阴恻恻地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二哥不要发愁，天下巧事我们且利用‘日月魔翁’金振明的做寿机会，送上一笔寿礼便了！”

童健苦笑说道：“三弟说得轻松，要知道金振明的‘日月庄’富堪敌国，我们便送他万两黄金，也未必能令他惊为丰

重？”

邹彦谏笑说道：“二哥莫非被那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打胡涂了？我弟兄不是有件比万两黄金丰重百倍的特殊寿礼，可以送给‘日月魔翁’金振明么？”

童健目闪神光，忽有所悟地，轩眉笑道：“三弟所说的特殊寿礼，是不是我们日前获知那椿足以震动江湖的藏珍秘讯！”

邹彦点头笑道：“大哥是否认为用这椿秘讯作为礼物，足以使金振明惊喜异常，而对我弟兄，另眼相看！”

孙鸿听得眉头微蹙，一旁接口说道：“三弟此计虽佳，但那件东西，是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罕世奇珍……”

邹彦不等孙鸿话完，便自狂笑连声，接口说道：“二哥，你莫非还有吝惜之意？要知道不仅我们无法下百尺弱水，无法破寒铁刀轮，便算万分侥幸地，寻得那件东西，也一时难于参解所含奥秘，反容易怀璧招灾，多添无谓烦恼！”

孙鸿仔细一想邹彦之言，果然不错，遂点头狞笑说道：“好！我同意三弟这种做法，我们便走趟‘日月庄’吧！”

“日月庄”，是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与其子弟门徒，聚居之处，位居“伏牛”支脉“杏花山”下，房宇连云，占地极广！

金振明对自己这七旬寿诞，并未铺张，但他名震江湖，友好极多，仍有些记得日期之人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专诚拜寿！

既然有送礼，自不能不加款待，结果，在五月初三，也就是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寿诞前夕的暖寿之日，便像流水般地，大开筵席！

但这数十桌筵席，待遇未尽相同，共可分为三等。

第三等是交情泛泛，礼物平平的一般宾客，这些宾客，人数最多，设宴二处，是在花园以内，由金振明的弟子负责招待。

第二等是武林中较有声望，及送礼甚重之人，在大厅以内，设筵五席，由金振明一位老友，也就是“日月庄”第二号人物，智囊首领的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主持款待！

至于第一等的宾客，因为人数较少，遂在书房中安排了一席盛宴，由金振明亲自待客！

这些人物，全是“日月魔翁”的多年老友，也均在当世武林之中，享有极高声望！

红日西沉以后，暖寿筵席方开，“日月庄”外的知宾弟子，向庄中传进了一张桃红拜帖。

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接过拜帖一看，只见帖上写着“童健、孙鸿、邹彦弟兄同拜”字样！

罗子匡知道这是“伏牛三雄”，勉强可以算是中原武林的第二流脚色！

他正要吩咐请来宾于大厅入席，但目光注处，忽又瞥见拜帖上寿礼项下，写有“日月双珠”四个小字。

罗子匡眉头一蹙，遂手持拜帖，闪身走进书房。

这时，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正陪着三位武林高手，开怀饮酒。

这三人是“大别山”的“六指抓魂”姜万杰，“商山双叟”之一的“追风怪叟”路千通，以及川湘间的独行剧寇，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！



金振明见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手持拜帖入室，便知又有重要人物到来，双眉微扬，含笑问道：“罗二弟，又有那位老友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罗子匡便含笑说道：“金大哥，你猜错了，不是甚么老友高人，却是被称为‘伏牛三雄’的童健、孙鸿、邹彦等三位小兄弟呢！”

金振明眉头微蹙说道：“他们……”

这位“日月魔翁”，果是江湖巨擘，经验极为老到！他话方出唇，便恍然有悟地，改口笑道：“他们莫非送来了甚么特殊出色礼物？”

罗子匡心计深沉，因有“六指抓魂”娄万杰，“追风怪叟”路千通，及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等外人在座，遂笑而不答地，只把那桃红拜帖递过。

金振明看了“日月双珠”四字，也不禁暗吃一惊，遂向罗子匡笑道：“罗二弟，你去请这‘伏牛三雄’，书房待酒！”

罗子匡点头转身，出室传命，那位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，微挑双眉，怪笑问道：“金兄，区区‘伏牛三雄’，居然也有资格坐在这书房之内么？”

金振明含笑答道：“世间事有的是物因人传，有的是人因物贵，这三位朋友，身份虽颇平庸，但却送了份罕世厚礼，使我不得不破格款待！”

“追风怪叟”路千通“哦”了一声笑道：“金大哥啸傲江湖数十年，必然眼界极高，这‘伏牛三雄’，到底送的是甚么东西？竟被你目为‘罕世厚礼’呢？”

金振明哈哈大笑，目光如电地，顾盼生威答道：“不瞒郭

兄路兄，他们送我的这份寿礼，就是武林人物无不觊觎艳羨的‘日月双珠’！”

“日月双珠”一话，果然把三位武林奇客，听得齐吃一惊，也就在他们相顾诧异之际，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业已把童健、孙鸿、邹彦等弟兄引进。

童健兄弟一来因无论在艺业、名头，暨年龄方面，均远逊这“日月魔翁”；二来因此行主旨，便系投靠托庇，遂在一见金振明之下，立以大礼拜寿！

金振明何等老辣？一面长揖还礼，一面目注“伏牛三雄”中的老大“紫鹰”童健，含笑问道：“童老大，常言道：‘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！’贤昆仲既赐厚赠，又行大礼，必非无故？尚望有事明言，我老头子才好自己掂掂份量，知道对于那‘日月双珠’，究竟接得下接不下呢？”

“紫鹰”童健一抱双拳，赧然笑道：“金老庄主太言重了，我弟兄一来久仰盛名，渴思瞻仰，二来在拜寿途中，得罪了一位厉害人物……”

金振明不等童健话完，便即问道：“这厉害人物是谁？”

童健答道：“此人年岁虽轻，名头却大，艺业也极为高明，她性项，名小芸，在江湖中，有‘红粉霸王’之号！”

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怪笑一声说道：“乖乖，这位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，可不好惹，连金兄的老对头，‘塞北人熊’梁一尘，听说都吃过她的亏呢！”

这几句话儿以内，无意中含有激将意味，遂使金振明听得目光一闪，狂笑说道：“郭兄，‘塞北人熊’梁一尘纵在项小芸手下，吃过苦头？‘日月魔翁’金振明，却偏要与这‘红粉霸王’，斗上一斗！”

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“嘿嘿”笑道：“金兄既愿意斗斗那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，却是最妙不过，小弟郭白杨也好藉机开开眼界！”

“追风怪叟”路千通闻言笑道：“要开眼界，应该是赏鉴赏鉴武林异宝——‘日月双珠’！童朋友等既然以此献寿，怎么还不取出？”

“紫鹰”童健笑道：“这‘日月双珠’，如今尚不在我弟兄手内！”

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面含不悦地，“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童朋友，你弟兄既无‘日月双珠’，怎么竟写在拜帖以上，作为对我金大哥的祝寿礼物？”

童健微抱双拳，含笑答道：“我弟兄虽无‘日月双珠’在身，却知道这件武林异宝，藏放何处？故而……”

他话犹未了，那位横霸川湘间的独行剧寇，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，便自接口冷笑说道：“童朋友，你莫要信口开河，来以蒙骗，我就不相信你弟兄能够知道‘日月双珠’的藏放所在！”

童健佛然问道：“尊驾何人？怎的如此藐视在下！那‘日月双珠’是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业已发出一阵呵呵大笑，向“紫鹰”童健摇手说道：“童老弟不必再说下去了，只要你弟兄有此心意，金振明业已领情，来来来，我们且饮上几杯，权当作欢迎三位老弟接风酒吧！”

这位“日月魔翁”，一面发话，一面便把童健、孙鸿、邹彦等“伏牛三雄”，招呼入座共饮。

“追风怪叟”路千通见状之下，暗暗点头，心想生姜毕竟

还是老的辣，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想从“紫鹰”童健口中套问一些有关“日月双珠”的藏放秘密，便被金振明及时阻止。

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也看透了金振明的心意，便含笑退出书房，去往大厅，招待宾客！

谁知过了两三盏热茶的功夫，这位“铁笔先生”竟又手中捧着两张红柬，脸色沉重地走了进来。

金振明一见罗子匡这副神情，便知事不寻常，双眉微剔，朗声问道：“罗二弟，你手中所捧的是谁的拜帖？”

罗子匡苦笑说道：“这应该说是‘说起霸王，霸王就到’！”

金振明听出因由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扬眉问道：“霸王？莫非是那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么？”

罗子匡点了点头，把一张正中写着：“项小芸拜”四个大字的桃红名帖递过！金振明接过一看，目注罗子匡手中另一张红色柬帖，冷然问道：“那一份又是谁的？”

罗子匡答道：“这一份不是拜帖，是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的祝寿礼单！”

金振明伸出手儿，狂笑说道：“二弟拿来，我要看看项小芸是怎样出手？送我一份甚么寿礼？”

罗子匡失笑说道：“她送的是甚么礼物？目前尚自难知，但若以这张礼单而论，倒的确够得上‘新鲜别致’四字！”

金振明劈手夺过，注目一看，只见礼单上写着六个大字，口气着实不凡！赫然是“天下第一寿礼！”

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的眼力极快，微微一瞥，便已看清，抚掌狂笑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金兄的七十大庆，果然热闹，既有‘伏牛三雄’童朋友等所送的‘日月双珠’在前，又有这位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所送的‘天下第一寿礼’在后，真是懿钦盛

哉！但只盼这所谓‘天下第一寿礼’，是件实惠东西，不要再是件空口说白话的无形寿礼才好！”

“伏牛三雄”闻言，个个怒视这位一再出言挖苦的“冷面阎君”，但因碍着主人，只好强自忍气，不便发作！

金振明也目光冷锐地，向郭白杨看了一眼，怪笑说道：“郭兄放心，‘红粉霸王’项小芸是何等身份？她所送的这份礼物，必然不会使我失望！”

说到此处，侧顾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，扬眉问道：“罗二弟，项小芸姑娘何在？就说我亲自出迎！”

语音方落，书房门外已响起一个银铃脆笑，有人接口说道：“项小芸不敢当庄主亲迎，只请恕我擅自闯席的鲁莽狂妄之罪便了！”

随着话声，帘拢挑处，一位凤目笼威，娥眉含煞，但也美绝天人的红衣女郎，业已带着一片淡雅香风，俏生生地当筵卓立！

这位“红粉霸王”项小芸的出现身法，着实漂亮，使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由衷赞美地，抱拳笑道：“老夫迎接稍迟，项姑娘多加担待，且请入座，由金振明把敬三杯，以表……”

项小芸不等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话完，便自扬眉笑道：“金庄主不必太谦，项小芸理应先行拜寿，然后入席，叨扰佳肴美酒！”

说完，微抱双拳，向书房中央高烧寿烛之处，深深一揖！

金振明对于这位“红粉霸王”项小芸的英风豪气，暗自心折，急忙长揖还礼！

项小芸礼毕就座，两道秋水般的眼神，电扫全席！

她虽然瞥见“伏牛三雄”兄弟，并未理会，却把目光落在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的脸上，冷然问道：“适才象是尊驾对于我的礼物价值，表示怀疑？”

郭白杨夷然不惧地，点头答道：“不错，我认为再名贵的礼物，也不能冠以‘天下第一’四字！”

项小芸扬眉哂道：“你懂甚么？常言道：‘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’，这意思就是说必须物当其主，才有价值！我的寿礼，是送给金庄主祝贺之用，除了‘日月魔翁’本人之外，谁也没有资格来批评配不配称得起‘天下第一’！”

郭白杨仍然冷笑一声，表示不信！

项小芸一双妙目之中，霍然射出了炯炯神光，凝注在这位川湘剧寇“冷面阎君”的那张冷面之上！

“伏牛三雄”中的老大“紫鹰”童健，向坐在自己左右的“花豹”孙鸿、“修蛇”邹彦，轻轻碰了一下，示意好戏即将上演，显然威震江湖的“红粉霸王”项小芸，又将爆发她的霸王脾气！

果然，项小芸接着便沉声问道：“尊驾何人？通个名号好么？”

郭白杨僻处边荒，手底下又着实有点独门功夫，遂难免夜郎自大！何况他虽曾听说过：“红粉霸王”威誉，但知之不详，认为项小芸大概是因以美貌娇娃身份，闯荡于剑底刀头，比较尤易获名，在实际上决不会有甚么大不了的得？

他有如此想法，故而对这能把“伏牛三雄”吓得发抖的“红粉霸王”项小芸，毫不买账地，傲然答道：“在下郭白杨，一向于川湘边境走动，并承江湖人物抬爱，有个‘冷面阎君’匪号！”

项小芸知道对方是武林人物，遂扬眉叫道：“郭当家的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儿？”

郭白杨狂笑说道：“打赌有何不敢？但我在承接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听听怎样赌法？以及用甚么赌注？”

## 第二章 塞北人熊现中条

项小芸道：“赌法极为简单，就是我向金庄主奉献寿礼以后，他若不认为这是他七十寿诞中的第一珍贵礼物，便算我输，否则，便算我赢！”

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听了项小芸所说这种赌注，便认为这场打赌之事，业已是自己赢定！

一来，“红粉霸王”项王芸不知“伏牛三雄”兄弟已献“日月双珠”，她的礼物价值，决不致高于这种武林异宝，怎会成为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七十寿诞中的第一寿礼？

二来，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适才既有要斗斗“红粉霸王”之话，又和自己有多年交情，说甚么也不会帮助对方，定然站在自己一面！

有了这种原因，自己岂非胜定？项小芸所呈礼物，价值若是不高，固然自己必胜，即令她的礼物价值，高出“日月双珠”，金振明也会偏心自己，不予承认，仍是自己获得胜利！

这些事，写来虽慢，想来却只一瞬之间，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胜券在握地，点头笑道：“好，在下同意项姑娘的这种赌法，但不知彼此用什么作为赌注？”

不仅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自己以为必胜，连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，也以为他必胜！

不仅“日月魔翁”金振明以为郭白杨必胜，连“六指抓魂”姜万杰，“追风怪叟”路千通，“伏牛三雄”兄弟，暨“铁笔先生”罗子匡等所有人物，也无不以为郭白杨必胜！



所谓：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，他们以为郭白杨必胜的理由，正与郭白杨适心中所付，完全一样！

但“红粉霸王”项小芸听得对方同意自己所提赌法以后，却反把神色缓和下来，笑吟吟地，扬眉答道：“赌法由我所想，赌注便该由郭当家的提出，不论轻重均可！赌得重些，不妨用彼此的项上人头，赌得轻些，便是三杯美酒，项小芸也一样不拒！”

“冷面阎君”郭白杨自认必胜，怎肯和她赌得太轻？遂阴恻恻冷笑说道：“项姑娘名震中原，郭白杨虽是边荒野人，却也自命不俗！以我们这种身份，若是赌得太轻，恐怕会貽笑江湖，留为话柄的吧？”

项小芸柳眉微挑，向这位川湘剧寇，看了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已声明在先，关于赌注方面，任凭郭当家的决定，你既怕赌得太轻，会貽笑江湖，我们何妨便赌上一颗六阳魁首！”

郭白杨冷笑说道：“赌头倒是不必，我想赌得新鲜一些！”

项小芸轩眉叫道：“你说，我生平最爱新鲜，花样越是新鲜，才越是有趣！”

郭白杨向一向称霸“大别山”的“六指抓魂”娄万杰，微抱双拳，含笑问道：“娄兄，小弟远在边野，见闻浅陋，听说有人把当世武林中的十七位动地惊天人物，编为四句歌谣，娄兄若是知晓？请即赐告！”

这“冷面阎君”刁狡异常，他何尝不知道那四句歌谣，只是故意发问而已！

“六指抓魂”娄万杰点了点头，应声答笑：“这四句歌谣是：‘人皮双煞虎皮裙，七剑三魔一暴君，红粉霸王乌指女，